

□民间语文 ■ 曹金如

## 打狗

狗是最常见的家养动物了。可它的命运也是惨烈的。狗一旦咬了人,难逃一顿猛打。年轻的狗,要是长得膘肥体壮,众人一合计,一个“杀”字了之,随即,狗肉成了席上珍。

我亲历过三次打狗的全过程,血淋淋的,惨不忍睹。40年前的一个秋天,外地一人称许郎中的到我们这儿替人看病。许郎中的最大嗜好就是下河钓鳖。听许郎中说,鳖的最佳诱饵是猪肝,于是病人家属为投其所好,甘愿将自家一条“儿”狗送给那位许郎中!不多时,狗被主人用铁链套住并亲自送往山坳里的一棵大叶柳树下。这是一条有着黄黑色皮毛的儿狗,家人叫它“旺旺”。“旺旺”很温顺,不随处乱窜,平日总喜欢睡在许郎中的那块大青石上,有熟人来时,只是摇摇尾巴而已。即便是家里来了不速之客,“旺旺”也只不过吠几声罢了。其时“旺旺”被套住送到山坳那边时,也没作多大反应,只是一个劲地摇着尾巴。当许郎中用力把铁链的一端甩到高高的树枝上的那一瞬间,“旺旺”显然有些惊慌,不禁发出一声尖叫。尖叫声中,从树枝垂下的铁链已牢牢握在许郎中的手里。许郎中把一支未抽完的香烟放进嘴里叼着,双手用力将铁链一拉,“旺旺”被吊在空中。顷刻间,“旺旺”的喉咙不再有任何声响,前腿向下弯曲,后腿和尾巴一起笔直垂下。这时就见许郎中用锄头朝“旺旺”的头部猛击数下,确认“旺旺”完全没有了声息时才把它从树上放下,于是开膛破肚,直取了那颗滚烫的心脏,把它切成碎块后心安理得地到河边钓鳖去了。

这是一所有着四合院格局的学校,学校对面人家的那条大黄狗经常光顾这里。因为“阿黄”的主人是生产队长,谁也没有想过要开它的杀戒。一个周末的下午,我们照例来到学校。在玩了阵乒乓球之后,天色暗了下来。在炊事员的一再催促下,我们才带着极不情愿的心情来到厨房就餐。平日里,“阿黄”总是

按时走进厨房,吃着老师们的残羹剩饭,“阿黄”在餐桌底下钻来钻去,时间一长,大家对它很讨厌,几次萌发杀它解馋的念头。俗话说:“打狗看主人”,因为它的主人是这里很有势力的队长,于是大家没敢贸然行动。那是冬至时节,天气格外寒冷,吃饭时有人提议凑份买瓶酒喝。不多时,酒买来了,有个回民老师还把从她家带来的牛肉脯和鱼也“凑”进去了。多种特殊的香味吸引了“阿黄”和另外一条小狗在餐桌底下争吃厮打。于是有老师乘着酒兴,说是今晚非把“阿黄”处置掉不可。大家面面相觑,不置可否。说时迟那时快,提议的那位迅速把院子的前大门锁上,并招呼所有在场的人,也把宿舍门关牢。见厨房的人全部散去,“阿黄”带着一颗平常心若无其事地朝大门方向大摇大摆走去。可走近一看,门已上锁,平时很占人势的“阿黄”预感到形势严峻,将头钻进大门的缝隙里,试图脱身。在钻了几次脱身不成之后,“阿黄”显然有些急躁,于是在院内乱跑起来。原来,这里所有的门全都锁上,连猫洞也被堵得严严实实。无计可施的情况下,“阿黄”瘫倒在一棵泡桐树下,作摇尾乞怜状。想当初,“阿黄”仗着人势,在它那地盘也是不可一世的种,眼下面临着灭顶之灾,思来想去,出于求生的本能,“阿黄”倏地再次猛冲到大门作最后一次挣扎可仍然无济于事。这时有人用尼龙绳绕了一个圈,正好把“阿黄”的头圈了进去,然后用力一拉,势单力薄的“阿黄”没作多大挣扎就被刽子手拎起站在高高的围墙根边。不一会儿,“阿黄”肚中的污秽之物便从肛门里铸成块,但分管领导动了气,他是老安庆人,对我批评道:“不懂规矩,锅巴爬到饭头上了。”说实话,当时我听了上去头雾水。于是请教,见同事写出这几个字,方有所悟,茅塞顿开。“锅巴”是“锅巴”,“饭头”是

“饭头”,不能由着性子瞎掰。我想,千百年来,安庆人家教育小孩子为人处事,大概常说铸成大错,但分管领导动了气,他是老安庆人,对我批评道:“不懂规矩,锅巴爬到饭头上了。”说实话,当时我听了上去头雾水。于是请教,见同事写出这几个字,方有所悟,茅塞顿开。“锅巴”是“锅巴”,“饭头”是

“饭头”,不能由着性子瞎掰。我想,千百年来,安庆人家教育小孩子为人处事,大概常说铸成大错,但分管领导动了气,他是老安庆人,对我批评道:“不懂规矩,锅巴爬到饭头上了。”说实话,当时我听了上去头雾水。于是请教,见同事写出这几个字,方有所悟,茅塞顿开。“锅巴”是“锅巴”,“饭头”是

□盛唐山随笔 ■ 范方启

## 有一种“剽窃”情有可原

剽窃,原本就是一件可耻的事情。

媒体上不时惊爆某个学者剽窃,某个教授抄袭,随之而来的是一片谴责的声音。这类人抄袭,又为何招来一片非议之声呢?身为教授或学者,应该写出与自己身份相适应的文章来,不会写,你那个“教授”和“学者”的头衔又是怎么来的呢?教授和学者抄袭,客观上来讲,折射出的是职称的评定上存在着很大的漏洞,给了一些南郭先生以可乘之机。试想,让那些南郭先生在学术上去独当一面,那岂不是误大事吗?

有一种剽窃,人们不仅不口诛笔伐,反而早就习以为常了,那就是教育行业的教育或者教学论文。即便是全文照抄了别人的文章,就算被逮一个正着,大不了是再重新捣鼓一篇。知情者对此的反应不以为然,人们缘何对此无动于衷呢?究其根源,这类抄袭既不为名,又不为利,只是为了胡差事。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,很多提交论文者,压根就不会写,可是上头逼得紧,只好“铤而走险”了。

中小学教育算不算学术性的活动?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争论出一个结果来。在我看来,应该不算。所

谓学术,以研究为主,最终得出理论。而中小学教育,注重的是教,当然也研究怎样去教,研究毕竟又不是工作的主体,让所有的教师都去搞研究,书还要不要去教了?

长期奋战在教学一线的中小学教师,好像年年都得递交一两篇教学论文,能写得出,这当然是好事,写不出来的,有必要勉为其难吗?如果将中小学教师的论文作为一种制度,这个制度的必要性实在缺乏合乎情理的前提。管理者应该深入到学校了解一下教师们工作的实际,去看看他们到底有没有时间去论文一番,绝大多数教师差不多每天都

在满负荷地运转,一天的工作结束,所能有的是一脸的倦容。与其要他们挤牛奶一样的挤论文,我看不如引导他们多看看专业书籍,逼出来的“论文”,其质量可想而知,无非是人云亦云,不断地重复别人的观点。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,学文学的人,不一定都能成为文学家。

然而,对于中小学写论文的制度性的要求从来就没有停止过,尤其到了职称的评定的时候,没有论文,好像只能靠边站。为了得分职称那杯羹,实在不会写的只好东抄西摘,或者干脆只好找“枪手”代劳。情势所逼,也情有可原。

□美文 ■ 王四清

## 紫云

今年四月初,我们一行到浮山,车出飞鹅头,就一下被眼前田野的色彩所震惊。除掉我下乡常见的大片黄色的油菜花,更多的是成片的紫色原野,一层层推得很远,它同绿色的树林、黄色的油菜花极协调地交织在一起,不论从那个车窗看去,都是一幅色调极浓的乡村风景油画。这是我看到的最好的风景油画,是任何油画家笔下都不能准确表达的风景。极目远眺这紫色的原野,给我的第一印象:它不是田野,而是成片的紫色的云。

这紫云就是农民种植当作肥料的紫云英。我不知道前人是怎样给它起了如此恰当而雅致的名字。我想前辈的感觉也许就是我现在的感觉。看到这久违的紫云英,一下就勾起了我遥远的回忆。

很小时,家乡的父辈们都种它。他们叫它“花草”。冬季播种,几场春雨飘洒,花草便疯长,很快就给大地铺上一层绿色的毯子,开花时,又成了一层紫色的毯子。我们在这毯子上滚爬、匍匐。玩打仗时,我们埋伏在花草里,是看不出一点人影的。你不用担心心会上弄到泥巴,浓厚的茎叶根本不会让你的衣服接触土地。上学后,花草正紫,也是春雨缠绵的时节,乡村的泥路让赤脚或靴子沾满厚重的泥巴使你艰难迈步。这时,你不用担心,你从花草田里走过,这带雨的花草会不知不觉地洗净你的两脚丫

子。我们向往着一年四季的雨天都有花草为你洗脚。

可是,好景不长,紧接着春耕来了,除掉少数当作种子的,整个花草地被父辈们用犁翻了,它们埋在泥里是当作肥料了。花草便在它生长正旺时结束了它的生命。它赶不上丰收季节为喜悦的农民捧场,它只能草草翻入地下同蚯蚓为伍。说真的,那时的我从来没有像现在感觉它们的美来,更没有感觉它像紫色的云。只希望它长深点,供我们“打仗”,下雨天供我们洗脚丫子。

不知为什么,多少年后,家乡的农民一下子都不种花草了,一律清一色油菜。可能是农民们会轻易地购买到各类化肥吧!他们让土地生长出更多的香油,而放弃终究埋入土里的花草。虽然,他们也知道,化学肥料会让土壤的结构质量日趋下降,种出的粮食也没有自然肥料种出的口味纯真。

如今,我看着车窗外一片一片向后飘去的紫云,感觉这色彩之美真正无与伦比。在这色彩深处,更潜伏着无比丰腴的宝藏。我从小生长在这紫云中,为什么就没发现它的美呢?也许就是诗人写的“只缘身在此山中”吧!也许那时只知道三餐要把肚子吃饱。也许是它太普通了,太多了,而至于我们熟视无睹!

□安庆方言拾趣 ■ 顾泉林

## “锅巴爬到饭头上”

“不得了了,锅巴爬到饭头上了”,反常的举动,描绘出“犯上僭越”,或者说“忤逆不道”的言行。此一句,从安庆人家老人或长者口中道出,就是面带愠色的批评与教诲,闻者汗颜。

这是一句耳熟能详地道的安庆俚语俗话,家常比喻信手拈来,又语重千钧。我最早领教这

句说,是在安庆工作不久,当时年轻气盛,机关经验阙如,一次,自作主张作了决定,好在没铸成大错,但分管领导动了气,他是老安庆人,对我批评道:“不懂规矩,锅巴爬到饭头上了。”说实话,当时我听了上去头雾水。于是请教,见同事写出这几个字,方有所悟,茅塞顿开。“锅巴”是“锅巴”,“饭头”是

“饭头”,不能由着性子瞎掰。我想,千百年来,安庆人家教育小孩子为人处事,大概常说铸成大错,但分管领导动了气,他是老安庆人,对我批评道:“不懂规矩,锅巴爬到饭头上了。”说实话,当时我听了上去头雾水。于是请教,见同事写出这几个字,方有所悟,茅塞顿开。“锅巴”是“锅巴”,“饭头”是

□阅读 ■ 叶静

## 趣话隐字诗

诗词或楹联中,常见到有缺字的,并非作者遗漏,而是刻意为之,称为“隐字诗”或“隐字联”。诗词隐字可以造成机巧、幽默或讥讽的效果。内有较高的艺术性。

元代无名氏有八首词,词牌为“遍地锦”。这种词格共计四句,句句押韵,但是最后一句的末字却不出现,读者只能按照韵律和词意去推测。例如其中三首:

三宣赐紫住天长。便是云光铁脚王。因遇先生赴洛阳。功成行满到仙。

吾本当初马半州。因与先师说根由。独坐圆墙向内修。功成行满赴瀛。

太古今日说因由。赵州桥下度春秋。唱住桥边水不流。一叶落时天下。

其中第一首末字为“乡”,第二首末字为“州”,第三首末字为“秋”。所有“遍地锦”词,都要符合这个格式,即读者自己在最末处补上一个韵字,使之与前面对称起来。

诗中隐字,常和幽默的表达连在一起。相传明朝有位官员的妻子对丈夫纳妾之事非常不满,但又不便发作,于是给丈夫写了一首诗,诗曰:

恭喜郎君又有她,依今洗手不理家。开门诸事都交付,柴米油盐酱与茶。

不难看出,诗里的“柴米油盐酱与茶”中,将“醋”隐去了,意思是说,开门七件事六件都交付给“她”,只有“醋”留下自己吃了。

还有一个隐字的故事。从前有一对夫妇为谋生开了一家小酒馆。某天,有位客人上门讨酒,丈夫给客人盛酒,妻子在里面问了一句:“君子之交淡如何?”丈夫答曰“北方王侯已调和”。哪知客人也非等闲之辈,听出了其中的奥妙,马上脱口而出:“有钱不买金生丽。”说罢转身就要出门去隔壁那家买酒,妇人见状,忙劝客人道:“隔壁青山绿更多。”一问一答一回一敬,每一句说的全都是一个“水”字,却又都不露玄机,幽默诙谐,

尽在其中。楹联中也有隐字的,是为联语之一格:隐字联。传有某人为嘲讽一名叫“吉生”的庸医,制作一联:

未必逢凶化;何曾起死回。此联故意略去成语“逢凶化吉”和“起死回生”中“吉”“生”二字,隐去庸医“吉生”之名,讽刺庸医医病不“吉”无“生”。

明代冯梦龙在《古今谭概》中记有一事:某书生家贫,无酒为朋友祝寿,遂持清水一壶,谓友人曰:“君子之交淡如。”友人会其意,应声曰:“醉翁之意不在。”这一问一答,恰好构成一副对联,上联出自《庄子·山水》:“君子之交淡如水,小人之交甘若饴。”下联出自欧阳修《醉翁亭记》:“醉翁之意不在酒,在乎山水之间也。”上下联双双隐去“酒”字,妙意天成。

再看下面一副对联:问君能有几多?与尔同销万古。

此联为香港影星莫愁死后,一位记者朋友为她撰写的一副挽联。上联语出李煜的词《虞美人》:“问君能有几多愁,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”;下联出自李白的诗《将进酒》:“呼儿将出换美酒,与尔同销万古愁。”上下各隐去一个“愁”字,信手拈来,对得珠联璧合。

不独诗词和对联中有这种隐省,成语中也曾现出一种新的语言表达方式——“露八分”。据《新京报》报道,全国独一无二之“露八分”体,在北京密云千年古镇古北口河西村被发现,它的特点就是只说一句成语的前三个字,把最后一个字(或者谐音)藏起来。如王姓,褒义时人们趣言“占山为”,贬义则是“家破人”;何姓,中性词是“无可奈”,褒义词是“气壮山”;张姓为“慌里慌”,尚姓就是“高高在”。去医院看牙病,只说看“青面獠”;到商店买一瓶矿泉水,只说来一瓶“青山绿”。

□皖江长廊 ■ 方千

## 枞阳发现民国楹联古籍



的大小牡丹花点缀。该书横、竖边长分别为14厘米和20厘米,共36页,收录各类联作1200多副。内页选辑者署名是东乡崇文轩主人。联分卷一和卷二,其中卷一又分文联、武联、重门等,卷二分文昌、关帝、观音等。

从该书形制和出版社来看,出版时间应为1915年秋(民国4年)。但从其所选载内容来看,成书时间或更早。经笔者多方查阅,选辑者“东乡崇文轩主人”一直是个谜。枞阳旧属桐城东乡、民间,文风昌盛,联话颇多,商周逢年节和婚丧喜事均贴对联。东乡周潭准提庵名声较响,这在书中“观音准提”一节似有反应,尚不确定。但从全书联作来看,均采用古四声,格律严谨,内容广博,意境深远,如春秋联中的“丹凤有毛皆五色,蕊珠无树不三花”,园亭联中的“沿阶花木著奇观一亭春色;近水楼台多幻影满院清风”,关帝庙联中的“义存汉室三分鼎,志在春秋一部书”等多为绝佳之联,虽书中有少部分内容带有“三纲五常”的封建色彩,但并不影响联作的艺术成就。

该书封面原为朱红色,书名以楷书居中,旁注文华书局乙卯年秋月印,周围用象征富贵喜庆



竹(国画)江兴友



打开天窗说亮话